



主编的话 | 长夏将尽，暑气渐消，然而，在新学期早秋的微凉中，夏天的气息可能尚未完全隐循，一个热烈的夏也许仍然存留于你的记忆之中。本期对暑假文化生活的书写，或可算是一份告别夏日的礼物吧。

◎人文地理

老贵阳，一路文脉在城东

卫功立



在老贵阳城的云岩区，从最中心的大十字一路往东，是一条文教昌盛的文脉，静静地流淌了数百年，涓涓不息。

贵阳市老城区中心以东的省府路上有一条石板街，街面是用厚实的青石块铺就。文献记载，1927年，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周西成从广西买了一辆小汽车，拆散后人背马驮运到贵阳，没有路可以开车，就拆掉了贵阳东门一段城墙的青石，从省政府到其官邸铺了一条数百米的公路来开这辆车。经百年的沧桑巨变，这条石板街被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把青石块打磨得油光水滑，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历史上曾赫赫有名的贵山书院就在这条街上，不过如今未留任何遗迹。贵山书院在老贵阳人口中的地名叫“六座碑”，前些年，省府路上一座老房子被拆后，露出了5块碑石，其中有落款“大清乾隆二十有五年”的《重修王阳明先生暨田王二公祠碑记》及“同治八年”《重修三书院记》，还有记录捐资书院的功德碑，实证了这里就是贵山书院旧址。虽然书院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烟里，但如今周边贵阳二中、贵阳十九中、省府路小学依然是享誉黔中的名校，延续着数百年薪火不绝的文脉，也印证了这块厚植文化基因的沃土弦歌不辍。

贵山书院可以说是贵阳数百年文昌之基石，教育之源，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巡抚王杏应黔籍王门弟子之请，在贵阳城东修建阳明书院。阳明书院的设立，开启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先河，曾在书院求学的王门弟子蒋信、徐樾、胡尧时等先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长官、修院讲学，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在黔中大地得以传承弘扬。阳明书院设立后，黔中各地大办书院，造就了明清两代贵州教育“七邑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骄人成绩，被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阳明书院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贵州巡抚曹申吉在旧址重建，置书招生肄习。雍正十一年（1733年），扩建成省会书院，始改名“贵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贵州大学堂（今天贵州大学前身之一）。

清代贵山书院在历任地方官重视下不断扩建和重修，规制齐备，藏书众

多，名家辈出，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书院之一。出任贵山书院“山长”的都是享誉黔中的名学硕儒，乾隆年间就有著名的“贵山三先生”（陈法、艾茂和张甄陶）。陈法，贵州安平卫（今平坝区）人，清代知名学者和水利专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登州知府、山东运河河道等。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著有《河干问答》一书，对后世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有重要参考价值。乾隆十年（1745年），河道总督白钟山被弹劾，陈法为其辩解，被革职发配新疆，以四峰骆驼负书万卷而至，日夜诵读不辍。后遇赦归里，潜心治学，无意仕进，遂主讲贵山书院二十余年，捐多年之束修作为书院公费，大力购置善本图书，又积极改革书院弊端，整饬学风，申明学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作《敬和堂文集》二十篇、《明辨录》一卷，作为贵山书院的教材之一。另著有专著《易笺》《醒心录》《内斋诗稿》《犹存集》等多种。张甄陶，福建福清人，受业于桐城古文派领袖方苞，遍览百家之书，旁搜博采，熟读《永乐大典》三万卷。乾隆十年（1745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广东五邑县，增建书院，颇有政声。改云南昆明知县，因不得上官赏识而免。主讲昆明五华书院五年；后至贵州，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卓有成效”，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晚以病归闾。艾茂，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曾主讲贵山书院九年，自编《贵山四书集讲》《应制律诗》等书院教材，另有《贵山新草文集》《联捷文

稿》《独山志》等著作多种。艾茂培养了很多饱学之士，以编撰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遵义府志》的“西南巨儒”莫友芝最为著名。鉴于“贵山三先生”对贵州文化教育的重大贡献，贵州学子将他们与王阳明合祀于贵山书院。后来又又将“贵山三先生”移往贵阳扶风山阳明祠旁的尹道真祠，王阳明与“贵山三先生”继续受到黔中后学的崇拜和敬仰。

晚清很多贵阳籍官员辞官回乡后都曾在贵山书院讲学，曾担任礼部侍郎的贵州清镇人黄卓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休官回籍，曾主讲贵山书院到去世。晚清周之冕主讲书院时，生徒赵以炳光绪五年（1879年）参加殿试获第一甲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清朝废科举、兴学堂后，在贵山书院遗址先后设立过贵州大学堂、贵州高等学堂、简易师范学堂、矿业学堂等，可以说是贵州现代教育的发祥之地。

贵山书院旧址再往东有条君子巷，巷子里原来有座君子亭，虽然如今只剩下风化泛白的石条柱镶嵌在民房墙体间，但透过柱上“君子高风”“状元归来”的刻文，仍可遥想当年的历史文风。李宗昉《黔记》云：“省城外东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为阳明也。”乾隆《贵州通志》称：“旧有君子亭，今废。”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巡抚许兆椿将亭修复，并题一联云：“傍郭临池，坐揽烟霞迟素月；浮香送晓，人来殿阁扇熏风。”君子亭前有池塘数亩，种有莲花。因为古时称莲为君子之花，王阳明谪龙场曾撰《君子亭记》。此亭



与东门外扶风山上的阳明祠遥遥相对，用“君子”旧名，于池中种莲，都是表示对王阳明德行和学问的景仰。罗文彬《香草园日记》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四月，缅甸国进大象，经过贵阳赴京，象宿于君子亭，倾城人士往观。越以相高申状元，名传神州，正值君子亭重修竣工，乡人李端菜（时任礼部尚书、北京大学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在京城撰联寄筑，刻于亭柱，以志盛事。联云：“游韵记芳踪，重看莲沼波清，君子高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满，状元及第正归来。”君子亭再往东就是文昌阁了，文昌阁在老东门城墙上，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阁楼，在建筑界颇负盛名。建于明万历年间，数度毁于兵火后又重建，如今保存完好，是古时供奉文昌帝君的地方。文昌阁的两座门楣上镌刻着“文经”“武纬”，明清两代的贵阳读书人经常到这里拜文昌帝君，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自己金榜题名。

出了贵阳的东门，就是王阳明祠堂所在地扶风山，扶风山形似芙蓉，便称为“芙蓉山”，后来以讹传讹，就成了扶风山，清代西南巨儒郑珍曾赞之为“插天一朵青芙蓉”。阳明祠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这是环境清幽、景色秀丽的扶风山风景区，祠内殿廊相接，林木葱茏，幽曲宜人，诗文碑刻甚多，文物荟萃，引人注目。祠内现存有王阳明先生朝服线刻大像。祠内左右两壁还嵌有王阳明先生的《训子四条》和《论语四条》木刻。建祠以来，文人墨客吟唱题赞，佳作不辍。作为贵阳文化地标之一的阳明祠如今完整保存在贵阳东门外扶风山的苍苍古木之下，依然散发着数百年涓涓不息的文脉之气。

从省府路往东到阳明祠，一路都是老贵阳的城市烟火气，一路都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家谱。如今，这里正在打造贵阳文化街区，外地人来贵阳，在这条追寻城市文脉的路线走一走，也就走进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深处。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贵州省云岩区招生考试中心主任）

配图为贵阳文昌阁 贵州省云岩区文联供图

◎书页风景

沈从文故居的珍珠梅

刘宜庆

每年夏天，游人络绎不绝，来到青岛市福山路3号，寻访沈从文故居。1931年夏至1933年夏，沈从文执教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秋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讲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在青岛，沈从文获得文学创作和爱情双丰收。他的很多经典著作，比如《从文自传》就诞生在福山路3号。

在小说《八骏图》中，沈从文详细描写了他居住的环境。在给未婚妻爱媛的信中，达士对宿舍周围的环境有细致的描写：

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对着一片草坪，那是经过一种精密的设计，用人工料理得如一块美丽毯子的草坪。上面点缀了一些不知名的黄色花草，远远望去，那些花简直是绣在上面。我想起家中客厅里你做的那个垫子。草坪尽头有个白杨林，据听差说那是加拿大种白杨林。林尽头便是一片大海，颜色仿佛时时刻刻都在那里变化：先前看着是条深蓝色缎带，这个时节却正如一块银子。

小说中达士住的房间，对应着沈从文在青岛的住所，临近中山公园和汇泉湾第一海水浴场。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时住的宿舍，位于八关山麓福山路3号。如今福山路3号石墙上挂着“沈从文故居”的黑色大理石铭牌，这栋楼是军队的房子，来此探访的游客，无法登堂入室，一窥究竟。

一位署名“枫”的作者，1932年6月，在《益世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沈从文在青岛》，写到了沈从文的住所：“他的房子是山腰上，窗子对着别人的屋顶。沈先生曾写一篇《中年后记》，谈过窗户对屋顶的哲学。（发表在青岛《民国日报》吴伯箫主编的副刊上）”

宿舍的窗户“对着别人的屋顶”，在青岛，常见这样的景观。因为青岛的很多洋楼，高低错落散落在山坡上。

沈从文住的宿舍，留下了照片。《新月》主编、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1932年来青岛，为沈从文拍摄了一张照片。沈从文出版《记丁玲》时就用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沈从文站在宿舍的阳台上，露出腼腆、安静的笑容。阳台的外墙上，还摆放着两盆花。青岛的德式建筑，多配以花岗岩嵌角或采用厚重的蘑菇石作墙裙。沈从文所住的这栋小楼的外墙，以崂山花岗岩作墙裙，蘑菇石清晰可见，起到装饰的效果。

作者“枫”写的《沈从文在青岛》，透露了房间里的细节。让今天的读者穿越到沈从文的宿舍，看到两张书桌，摊开的稿子，读的书，书桌上摆放着徐志摩的照片：

沈先生屋里的陈设：一张桌子上放满了书——都是青岛大学图书馆的书，他自己没有书。一个口瓶。另外一张桌子便是他的书桌，正中有一张徐志摩的像，另外有信纸，还有成本翻译的外国小说——《父与子》《罗亭》，沈先生大概是喜欢屠格涅夫的。沈先生写字本使用钢笔，字迹很秀丽。

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此，可以补充沈从文传记中在青岛的种种细节。1932年9月初，巴金到青岛住了一个星期，沈从文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巴金住，以便巴金安静地写小说。

沈从文在此住了刚好两个学年。可以确定的是，叶公超、巴金、卞之琳、张宗和都到过这个宿舍。陈翔鹤、吴伯箫也曾在此与沈从文谈文学。这个房间虽然不大，但可以看见天光水色，看到浩渺的大海。沈从文在北京当北漂青年时，住窄而霉的寒室，在青岛，栖身半山腰上小楼三层的一个房间，沈从文文思泉涌，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他的文章中，也可以发现这栋小楼的美好与安稳。

福山路3号小楼三楼窗口美不胜收。福山路3号堪称清幽之所。梁实秋1930年至1934年在山东大学执教，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大学附近的鱼山路、福山路，他说：“福山路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

三十年后，1961年沈从文来到青岛。故地重游，小楼犹存，物是人非，他经历了生死之变与沧海桑田。他在《青岛游记》中写当年住过的小楼：“我住在山东大学和第一公园之间福山路转角一所房子里，小院内有一大丛珍珠梅开得正十分茂盛。从楼上窗口望出去，即有一片不同层次的翠绿逼近眼底：近处是树木，稍远是大海，更远是天空，几乎全是绿色。因此卅年来在我记忆和感情中，总忘不了这一树白花和一片明绿。”

1983年，沈从文在给鲁海的信中，回忆1931年夏天刚入住福山路3号时的情景：“我到时，房屋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到处是瓦砾，只人行道两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味。”

珍珠梅，蔷薇科的灌木，如果不加以修剪，枝叶披离，茂盛蓬松，高可2米。羽状复叶，小叶片对生，演绎着大自然的对称之美，浓绿可爱。初夏开花，绽放时，宛如圆润的珍珠，纯洁、光滑。那白色的花苞，有一种珍珠的光芒。白花细密轻巧，中有黄色的花蕊，花形酷似梅花。花期长，持续月余。密集的圆锥花序生长在绿叶之中，经雨之后，呈现凋零之相，发黄，一种轻柔的萎缩。让人不由得慨叹：“生命都是太脆弱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葛藤。”

沈从文在青岛的岁月，与珍珠梅相伴。算起来，他目睹了居所旁的珍珠梅三次开花。珍珠梅开花时，他来到；珍珠梅开花时，他离开。因为这个文缘，在青岛，每次遇见珍珠梅，就想起沈从文居所“院中清韵风光”。

2020年6月7日，笔者所住的楼下，珍珠梅开了，拍摄了花开的情状，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发在微信朋友圈：

一大丛珍珠梅开了。细密圆润的白色花苞，真像珍珠。开出密密麻麻的小花，花团锦簇，像一片蓬松的轻云。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初识此花。因为沈从文笔下写过珍珠梅，此花虽轻柔，但在我眼中很珍重。珍珠与梅，二美相聚，就像沈从文与青岛，相互成就。

沈从文故居前的甬道旁，庭院的草坪上，应种植珍珠梅，这是恢复名人故居历史风貌的善举。

（作者系文史学者、媒体人）



沈从文故居

闫丽霞 绘

◎朝花夕拾

熟草：我的暑假作业

陈俊江

暑假里，看到学生做题目，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暑假作业来了。这份经久难忘的作业，不是文字，不是算式，而是熟草25公斤。

何谓“熟草”？煮熟的草？当然不是！把青草割下来晒干，那些虽干枯却还透着绿意、散发清香的干草，便是熟草。做什么用？喂牛！

秋风起，白露为霜，草木摇落，牛就没有鲜嫩的青草可啃了。在吃喝这个问题上，牛大概是最好说话的。秋冬季，稻草也好，棒头秆子也好，只要能充饥，牛全认。站着吃，津津有味；卧着磨，慢条斯理。这时令，若能喂一点儿熟草，对牛来说，等于加餐带料，就是美味享受了。

牛的佳肴几经辗转，成了我的作业。25公斤青草是小事，25公斤熟草事儿可不小。得多少公斤青草才能晒成25公斤熟草，我没有概念，反正我真真切切地熟草到这个作业比作文难多了。十一二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挎个柳条筐出门晃了半天，收获却是寥寥。村里大人们看到了就调侃：充军哩！“充军”是吾乡俗语，大概是看戏学来的，描画人在四野里晃荡，形同戏台上教头那角儿发配远行。当然也有人好心教导：宝宝你手里这小锹

子是挑猪菜用的，割草不夹事。这倒提醒了我，割草得用镰刀的。镰刀是一尺多长的弯月形砍刀，夏收割麦，秋收割稻，那是唰唰的，带动。我赶紧回家提要求，父亲拿给我一把镰刀头子，就是镰刀用旧了断了半截的那种，还可以用来干点儿小活儿，比如割个韭菜什么的。我有些中意，就嘟嘟囔囔。父亲教育：留两个指头挠痒痒，就这个。父亲说得严肃，我一听却乐了。好伙伴三猴子用一种割草专用的镰刀，结果草没多割，倒把自己的脚割了个豁子。有一次他还把刀弄丢了，这可是做农活少不了的家伙伙，要花钱打的。我去喊他一块割草时，经常听到他家里人大大声警告：再把镰刀玩丢了，你皮就没了！我们一听见赶紧溜。

说起来是劳动，实际上玩的时间多，干的时间少，勉强盛满篮子，便得胜

还朝。望着场院地上稀稀拉拉一把草，大人就笑：晒晒挑挑好，看够不够你自己吃一顿。我辩解：谁让你们把草草埂子“修”得滑滑溜溜的？我得意自己找到了“作业”效益不高的原因。不光学生在割草，实际全民在割草。本地的牛羊不是放养的，拴在桩上，要喂的；而且，有机肥时代，生产队还“绿肥”也要青草。每家每户都有任务。所以，草长得再快，也不够割的。苏北里下河地区一马平川，河沟湖荡田野，举凡田地几乎都是粮田。所谓田野，其实都是庄稼地。好在乡村道路原生态，窄窄的土埂杂草丛生，阡陌纵横郁郁葱葱，不然，我如何才能把我的暑假作业“写在大地上”呢？尽管这样，资源毕竟有限。没有青草，哪来熟草？再说，青草有了，都不一定就有熟草。青草要晒成熟草，得有大大太阳。炎夏太阳是大得很，但雨水也多得很多。若遇连日阴雨，青草不是变成熟草，而是烂草。“熟草不是一天晒成的”，放假的时候，大人们就这么提醒我，慢慢地，我领会到什么意思了。

暑假一天天过得很快，我的作业看来得靠外援了。有一天，一个表姐割草归来，遇到我在田埂上“充军”，就把她网包里的青草扯拉一半给我，够我装好

多篮子的。这无疑帮了我很大的忙，我

不由得想，有个姐姐真好啊。更有力量的援手来自我母亲。母亲是做农活的好手，行家一出手，就知功夫有没有。母亲划来一小船，在小河里划了老远，说你看这河浜上。哦呀，乖乖隆咚，这河堤塌塌坡上，狗尾巴草挤挤挨挨，绿油油，肥嘟嘟。一

刀一撸就是满满一大把，全不似田埂上匍匐着的爬地藤，精头细爪的。村庄周边拾脚便到的地方，草一长出来就被割了；就是远隔村庄的这河浜边上，河堤树荫下那平坦开阔处，也跟我晃悠过的那些田埂一样，早被修理一空，也就河堤下这不便立足的陡壁处，杂草才长得欢。划一小船抵近河浜来割草，真是好办法。舍近跑远，看起来多了辛苦，却也多了收获。母亲不识字，母亲用劳动教会了我劳动。

数年后，已经到城里念书的我读到徐志摩的诗：“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我眼前立马闪现出那青青河边草的画面。河堤上立着高高大大的铁门，和歪歪扭扭的钉子槐，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照到河浜那些狗尾巴草上，有明有暗，风摇草叶，光影闪烁。一叶扁舟划过清凌凌的河水，满载一船青草的清香。我也想放歌，歌唱那完成作业的欢畅。

我知道，志摩的诗句水灵灵的，而我的劳作汗津津的，完全两回事，可我就是这么联想了，自然而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熟草25公斤，几多辛劳，我用汗水诠释了诗意。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中学）